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2 年第 3 辑

总第 21 辑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2年第3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97,000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900

书号 17001·99 定价 0.80元

(只限国内发行)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2 年第 3 辑 目 录

所谓原始积累

-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片断 马克思
刘焱译 (1)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 [苏] 尼·伊·拉宾
屏羽摘译 (29)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史 [德] 马丁·洪德
韦建桦编译 (45)
- 研究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的参考资料
- 《新生活报》及其发表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
一文情况介绍 丁世俊 (67)
- 列宁的用语“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究竟指什么? 杨蕴华 (73)
- 怎样对待列宁著作 南斯拉夫国际工人运动研究院
小木译 (80)
- 论对现代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捷] T·胡德切克
陈韞宁译 (83)

文 献 和 资 料

列宁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

列宁给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的信

- (1922 年 12 月 12 日) 郑异凡译 (92)
- 托洛茨基给列宁的信(1922 年 12 月 12 日) 郑异凡译 (94)

2F79/04

- 弗鲁姆金给列宁的信(1922年12月15日).....郑异凡译 (96)
- 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列宁病中活动之一郑异凡 (97)
- 俄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 列宁在列·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上的批注**
..... 广州外语学院俄语教研室译 (111)
- 列宁在亚·柯伦泰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上的批注**
..... 西安外语学院《列宁文集》翻译组译 (131)
- 列·托洛茨基、尼·布哈林等人提出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
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决议草案何宏江译校 (135)
- 工会的任务(工人反对派的提纲)何宏江译校 (154)
- 论工会(主张民主集中制的一派同志的提纲)何宏江译校 (164)
- 工会的当前任务(伊格纳托夫派提纲)何宏江译校 (169)
- 俄共(布)工会问题争论始末李洙泗 (173)
-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通信集(四)沈激、蒯启发译 (190)

人物传记和回忆

-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杨启滨 (203)

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 两种马克思主义.....〔美〕阿·古尔德纳
杜章智编译 (215)

国外学术争论

- 日本经济学界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的争论.....周铁山 (232)

马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胡永钦 (242)

书刊评介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说明
.....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马哲译 (250)

- 答读者问 高尔基的《忏悔》和“造神说”郭值京 (268)

所谓原始积累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片断

马克思

编者说明：这里新发表的手稿片断《所谓原始积累》，是马克思在写完《剩余价值理论》以后，继续制定《资本论》第一卷的理论时写成的。在这里，马克思从他的1857—1858年手稿中有关原始积累过程的研究成果出发，考察了广泛的新材料，得出了重要的结论。这些论述可以说是后来《资本论》第一卷中原始积累理论的雏形。联系第一卷中的有关章节来阅读和学习这篇手稿，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这篇手稿载于《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第 XXII 笔记本，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 48 卷，副标题是编者加的。

[XXII—1395]{摘自较早的叙述¹。

如果我们现在首先考察已经形成的关系，考察变成资本的价值（和变成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以及只是作为同资本相对立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因而，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物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

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那么，问题简单表现为，现实劳动的物的条件（即用来增殖价值的那些材料，用来增殖价值的那些工具，以及为了煽起活劳动能力的劳动火焰，为了防止这种火焰熄灭而为活劳动能力的生命过程提供必要物质的那些生活资料），在过程中和通过过程本身，成为他人的独立的存在或**他人的人格的存在方式**，成为自在地同活劳动能力（而活劳动能力也脱离了这些物的条件并作为主体而存在）相对立的某种东西，成为坚持独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因而成为这样的价值，这种价值构成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他人的财富，资本家的财富。活劳动的客观条件对于作为主观存在的活劳动能力来说，表现为**分离的、独立的价值**，活劳动能力对于客观条件来说，也只是表现为**另一种价值**（它不是作为**价值**，而是作为**使用价值**来同客观条件相区别）。这种分离一旦成为前提，**生产过程**就只能**再生产**，新生产这种分离，而且是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这种分离。生产过程怎样生产这种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活劳动能力的客观条件作为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独立存在的条件，作为不同于活劳动能力并且与之相对立的独立主体的客观性而成为前提；因此，这些**客观条件**的再生产和它们的**价值增殖**，即**它们的扩大**，同时就是这些条件作为与劳动能力无关的并与之相对立而独立的他人的主体的财富所进行的再生产和新生产。再生产和新生产出来的，不仅是活劳动的这些客观条件的**存在**，而且是这些条件的同工人相异己的**存在**，也就是作为独立的价值，即属于他人的主体的价值，而同这种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存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观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另一方面，劳动能力与它自己的条件相对立的单纯主观的存在，使劳动能力具有对于这些

条件来说只是无所谓的客观形式——劳动能力只是**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价值**，即**商品**，而与它自身的条件，也就是与**具有别种使用价值的各价值即别种商品**相并列。[XXII—1396]因此，并不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再生产出来，而是仅仅作为增殖和保存这些条件**自身**的价值（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的条件从生产过程中出来。劳动能力加工的材料是**他人的材料**；同样工具是**他人的工具**；工人的劳动只表现为材料和工具这些实体的附属品，因而物化在**不属于他的物**中。甚至活劳动本身也表现为**他人的东西**而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虽然活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的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自己的生命的表现），因为活劳动为换取物化劳动，为换取劳动自身的产品已经出让给资本了。劳动能力把劳动看作异己的东西，看作**强制劳动**。劳动能力自身的劳动对劳动能力来说是异己的东西，并且正如我们看到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为这样的东西，是就其内容，就其管理，就其社会形式来说的。同样，材料和工具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对劳动能力来说，产品也表现为他人的材料、他人的工具和他人的劳动的结合，即**他人的财产**，而劳动能力在生产结束后，由于消耗了生命力而变得更加贫穷；并且沉重的劳动作为由**劳动条件**所使用的劳动能力的劳动又重新开始。[工人]认识到劳动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是**强制的关系**，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同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就象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成为他人财产**的时候，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而不能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

如果我们反过来考察在货币进入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以前存在的**原始关系**，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上必须产生或者必须存在种种条**

件,才能使货币变成资本,使劳动变成雇佣劳动。基本的条件本身已经存在于最初表现出来的关系中:(1)一方面是活劳动能力作为单纯**主观的存在**而存在,同它的客观现实的要素相分离,因此,既同**活劳动的条件**相分离,也同**活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生活资料**,自我保存资料相分离;处在这种完全抽象中的劳动的活的可能性,这是一方面;(2)在另一方面存在的价值或物化劳动,必须使用价值的足够积累,这种积累不仅要为保存或再生产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商品的生产提供物的条件,而且要为生产剩余劳动提供物的条件,为剩余劳动提供客观材料;(3)双方之间的自由的交换——货币流通;两极之间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统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的关系,因而也就是这样的生产,它不是直接地而是以交换为媒介向生产者提供生活资料,同样,它不直接支配他人的劳动,而是必须向这一劳动的承担者本人购买劳动;最后,(4)其中的一方——代表以**独立的形式**出现的、劳动的物的条件的一方——必须作为**价值**出现,把**创造价值**,价值自行增殖,创造货币当作最终目的,而不是把直接的享用或创造使用价值当作最终目的。

[XXII—1397]只要双方仅仅以**物化劳动**——作为表现为**商品的产品**——的形式交换自己的劳动,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同样,如果工人本人是另一方的财产,属于劳动的**客观条件**,而不是表现为参与交换的人,这种关系也不可能存在。(在资产阶级生产制度范围内的个别地点可能存在奴隶制,这种情况与上述论断并不矛盾。但是奴隶制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它在其他地点并不存在,它对资产阶级制度本身来说是一种异常现象。)

这种关系最初得以表现的条件,或者说表现为生成这种关系

的历史前提的那些条件，乍一看来表现出某种二重性：一方面是活劳动的比较低级形式的解体，另一方面对直接生产者来说是比较幸福的关系的解体。一方面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另一方面是这样一种形式的解体，在这种形式中，生产资料是直接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而存在的，不管直接生产者的劳动主要用于创造使用价值（农业劳动），或者用于创造交换价值（城市劳动）。最后，是这样一种公社形式的解体，在这种形式中，劳动者作为这种自然发生的公社的器官同时成为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占有者。} [XXII—1397]²

[XXII—1402]原始积累。我们来看一看普莱斯的著作和反对他的著作³。

理查·普莱斯博士《评继承支付》第六版第二卷（威廉·摩尔根发行，1803年伦敦版）。

（第3版于1773年出版，反对他的作者援引了这一版。）

普莱斯在上述著作的第二卷中指出：

“如果土地落到少数大租地农场主手中……那么小租地农民”（以前他是指“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他们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在公有地上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在市场上购买生存资料”）“就要变成这样一种人，他们必须为别人劳动才能维持生活，而且不得不到市场上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第147页）“劳动也许加多了，因为对劳动的强制更大了。”（同上）“面包的消费将增大，从而谷物的种植将扩大，因为购买其他食品的可能性将减少。”（同上书，第147—148页）“城市和手工工场将会扩大，因为将有更多寻找职业的人被赶到那里去。这就是租地农场的扩大必然发生作用的道路，也是它多年以来在这个王国中实际发生作用的道路。”（同上书，第148页）“引起租地农民人数减少的同一原因，在某一段时期内，可能有助于耕作的改进。”（同上）

他在第149—152页上(笔记本第32页⁴)的叙述还证实,劳动者阶级消费了远为**更多的肉**,因此,**面包的价格**,特别是**小麦的价格**对这个阶级来说就更是无所谓了。

援引极可尊敬的阿丁顿先生的著作《赞成和反对圈地的论据的探讨》1772年伦敦版第43和37页。

“在北安普顿郡和林肯郡,圈围公有地的做法十分流行,由于**圈地而形成新领地大部分都变成牧场**;结果在很多领地中,现在耕地还不到50英亩,而过去曾经耕种过1500英亩,或者至少1000英亩;现在在方圆数百英里的广阔土地上几乎见不到一棵麦穗。其后果人们已强烈地感受到了,因为不久前在这些地区,质量最差的小麦每一温彻斯特蒲式耳平均卖7先令和7先令6便士,而先前在好多个月内,通常卖3先令6便士和4先令,等等。”(第43页)

阿丁顿还强调说:

“在北安普顿和林肯,几乎在所有被圈围的、[XXII—1403]没有象样的手工工场的村庄里,居民人口都减少了。显然,凡是二三十年前了解这些村庄并且现在又亲临这些村庄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这里的过去的住宅、谷仓、马厩等等变成的废墟,向过路的每一个人证明,从前这里的人口是较为稠密的。在某些地方,一百所房屋和家庭已经减少到八所或十所。在大多数不过十五年或二十年前才开始圈地的教区,**土地所有者**的数目同以前耕种开放地的土地所有者的人数相比是很少的。往往还有这样的事情,四至五个富有的畜牧业主**侵吞**了不久前圈围的大片领地,这些土地以前是在二十至三十个租地农民和同样数目的较小的所有者以及其他居民的手里。所有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从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被赶走**,同他们一起被赶走的,还有替他们做工以维持生活的许多其他户人家。”(同上书,第37页)

关于阿丁顿著作的这些引文,普莱斯指出:

“我这里是说**开放地和已耕地的圈围。甚至为圈地辩护的作者也承认,圈**

地减少了耕地面积，加强了大租地农场的垄断地位，提高了生活资料的价格，造成了人口的减少。因此，这种圈地不管目前对少数人多么有利，也是绝对有害的。相反，圈围**处女地**和**公有地**也许是有益的，只要把这些土地分成小块，以适度的地租租给穷人。但是，如果圈地除了使细羊毛的生产缩减而外，还**加重了穷人的负担，剥夺了他们的一部分生活资料**，并且仅仅扩大了本来已经过大的农场，那么由此而得到的利益就不可能补偿多种损失。”（同上书，第155—156页注释）

（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麦克库洛赫这位编纂者和彻头彻尾的剽窃者对问题的理解是多么平庸和乐观，他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年伦敦版）一书的第194页上写道：

“不管物价上涨可归结为其他什么原因，人们未必可以把扩大圈地列入其中。实际上，如果说从上一世纪中期起有什么东西曾比任何其他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促进了英国生产的巨大增长，那么这种东西就是对处女地等等的圈围。”）

圈地过程形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这就是（以后应引述斯图亚特的话⁵）**土地同它的勤劳的儿女相脱离**。我们看到，这一过程的同时代人是怎样把通过“吞并”（这不过是把许多小租地农场集中到一个人手里这一情况的另一种说法）而形成大租地农场这一点看作**突出的特征**的。正如米拉波把大手工工场叫作“**联合手工工场**”一样⁶，这种工场把小工场手工业企业集中到一个人手里。

在自由主义的蠢货们的笔下，**原始积累**被描绘成一幅田园诗般的情景，其实这是一部极其可悲的和极其惨痛的历史。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生产的现存条件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以及这些生产条件同直接生产者相分离**，而原来这些生产条件曾为直接生产者所有或占有。关于贵族和资产阶级对**教会地产**的掠夺，

可参阅科贝特论述宗教改革史⁷的著作。随着自由主义制度的产生,人们用**欺骗的办法攫取王室的地产**(见弗·纽曼的著作⁸)。用**欺骗的办法圈围公有地**(见前面的引文以及其他各处)。同时,**自耕农**⁹即独立耕作的所有者(以及雇农¹⁰)消灭了,而这些人 在 1689 年还是土地的所有者,全部土地的十分之七可能还掌握在他们手中¹¹。[XXII—1404] (见**马考莱**的著作¹²以及稍后引证的数处。)由于**耕作的改良**,大租地农场主的竞争(因为大约从 1700 年起至 1750 年止谷物价格几乎逐年下跌¹³),**税务负担**(国债等等,常备军等等)的不断加重,以及由于**农村副业**不能同工场手工业竞争而日趋没落,这些农民被消灭了。同样,由于对**生活资料**征收高额**税金**(关于关税和消费税见下面的引文),**工人们死于饥饿**。(对农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实行**保护关税**的一整套制度,随同对外贸易、殖民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靠牺牲劳动者阶级和旧日小土地贵族的利益而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积累即资本积累,同样,这也促进了独立生产者向单纯雇佣工人的转变。借助于同交易所欺诈骗不相上下的国债,同时也借助于**重新出现**的中间人、代理人、经纪人等等而突然形成的大笔**资产**,使货币加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些货币随后作为**资本**部分地在农业中,部分地在工场手工业中发挥作用,或者通过**购买土地**又促进新的出租土地制度的形成,而这种制度则仅仅以土地所有者取得货币收入为目的。)

这一点是**靠清扫领地而有系统地完成的**¹⁴。(将克兰的或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变成现代的土地所有制,以强制手段使旧日的租地农民同他们的生产条件相分离,而伴随这一过程的是(蓄意的或非蓄意的)杀戮、军事审判、强制地将他们变成穷人、焚毁他们的小屋。在**苏格兰高地**,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这一过程就开始了;十九世纪又重演。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至今。最初,这些土地变成牧场,后

来(现在)甚至变成供狩猎用的人造林地;同时,在十八世纪,为了把这些地区的居民赶进工厂,法律禁止他们**迁徙**。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渔民,躲到沿海一带。但是,一旦大地主发现同从事大规模经营的伦敦大鱼商签订合同更加有利可图,他们便再一次从那里被驱逐出去。)(在**英国**,在临近十八世纪中叶的前十年中,通过**圈围公有地**,把承租的小块土地合并起来的办法,使**可耕地**变成了**牧场**。这一过程直到现在还在进行。在爱尔兰,从1846年起再一次以极大规模**清扫领地**。一百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另一百万人被赶到大洋彼岸——这就是在**爱尔兰进行的清扫领地**的成果。这种清扫还在继续进行着(应引述清扫领地的细节)。**清扫领地**作为有**系统的过程**是在全郡内进行的,它只是表明,在**原始积累阶段**,由于生产关系已经改变,清扫领地无处不在进行。)

现在,出来反对**普莱斯、阿丁顿**等人的是《**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一书的作者。

这个家伙对他们嗤之以鼻,认为他们的哲学“除了看到穷人的肚皮以外,别无他物”。当然,不能对现代政治经济学进行这种指责。

“土地的耕种不可能过头。”(第62页)

这个家伙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他说:

废除谷物法,“把贸易变成自由的和开放的贸易,在各个时期和各种场合都容许进出口,而不要有一丝一毫的限制……让粮食象水一样地流吧,这样,粮食的必要水平就会确定下来。”(第38页)

{**自由贸易**,如果把废除国际贸易的限制撇在一边,不外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及其规律的**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这种发展无视生产当事人,无视[XXII—1405]关于**资本发展**的规律和

条件的各种并不隐讳的见解，而不管这种见解是民族的，人道的或其他什么样的。从前的限制只要还是以手工工场主和土地所有者本身等等为出发点，这些限制本身从一开始就必然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资本**可以把自身当作前提而从中出发。资本只要达到自身发展的**一定程度**，就不再需要外界的帮助。}

“一般说来，完全的贸易自由是绝对必要的，然而谷物的贸易自由尤为必要。”（同上书，第 135 页）

对普莱斯的反驳如下：

“因为不再看见人们在开放地上浪费自己的劳动，就得出人口减少的结论，这是不对的。”（第 124 页）

“如果小农转变成不得不替别人劳动的人之后，可以把更多的劳动动用起来，那么，这是国民应当期待的一种利益。”（第 128 页）“如果他们的结合的劳动在一个租地农场上使用，产品就会更多；这样就可以为工场手工业创造出剩余产品，从而工场手工业，这个国家的金矿之一，就会随着生产出的谷物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第 129 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仅创造了**剩余产品**。例如，如果从前在一块土地上需要四人劳动，现在只需要三人，而与此同时，**可变资本**由**不变资本**所代替，并且这三个人被抛向手工工场，那么租地农场的部分不变资本就要同手工工场主的可变资本相交换。这三名工人现在从手工工场主那里以工资形式领取的面包量，也就是他们从前作为农民消费的面包量。可见，**投入市场的面包**所以增多，不是由于生产出了剩余产品，而是由于这三名工人从前作为农民直接消费的那部分产品，现在要由这三名身为手工工场工人的劳动者来购买。投入市场的东西所以增多，是因为从农业中投入工场手工业中的消费者增加了。**结果**，得到的不是追加产品谷物，而是更多的工场手工业产品。}

他认为，甚至在1697年工人还享用肉类食品。（同上书，第130页）

的确，关于肉类和谷物的相对价格的变动和拉平现象，他已有正确的概念（可见，他的认识早于亚·斯密）：

“只要产品不变成一样的东西，某种产品的价值就要下降，或者另一种产品的价值就要上升……要想知道某种产品应具有怎样的价格才能同另一种产品的价格相适应，其唯一方法就是划分出一定货币额用于生产谷物并划分出同量货币额用于育肥牲畜；同一的利润决定着每一种产品的实际价值。”（第132—133页）

（在所引证的地方，生产费用中不包括地租。）这个地方对生产价格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需要劳动，就不会有价格。”（第138页）

此人在下面这一点上同意普莱斯博士的见解：工资不是按照食品价格上涨的比例而提高的。并且他补充了一段颇为自得的话：

“（普莱斯）博士关于劳动价格不是按照食品价格上涨的比例而提高的各种条件的见解，证实了阿瑟·杨格先生的重要著作中的论述，并且我希望会使某些人的头脑冷静下来，这些人以为食品价格腾贵必然毁灭我们的工场手工业。”（同上）

（后一论点是当时的普遍看法。）

[XXII—1406]“我最感痛心的是……我们的自耕农，即那群实际上维持这个国家的独立的人消失了；我惋惜的是，看见他们的土地现在都掌握在垄断的地主的手里，并被分租给小租地农民，而小租地农民承租的条件并不比隶农好多少，他们一旦遇到不幸就会被赶走。至于谈到所谓雇工阶级，我想他们多半处在同以前一样的境况中，他们的好处就在于他们现在有工可做，

而用不着在公有牧场上和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游荡。”(第 139 页)

下面涉及到**斯密**关于谷物创造自己的消费者并永远具有价值的见解：

“土地的耕种不可能过头。”(第 62 页)

“谷物或多或少是同它的消费相适应的。如果嘴多了，谷物也将增多，因为耕种土地的人手也将增多；如果谷物多了，就会出现更多张嘴，因为丰裕会使人口增多。”(同上书，第 125 页)

“工场手工业的城市由于过于富裕，不会提供更多的劳动，而是正好相反。这方面的行家所熟知的事实是，某种东西的**短缺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如果手工工场工人靠三天劳动就可生存下去，他在一周的其余几天就会怠惰下去和纵饮无度。”(第 93 页)

这个家伙对租地农民的收支算得十分仔细（在第 146 页、第 103—107 页上），他说：

“根据上面的计算……看起来，租地农民因勤奋努力在顺利的情况下**每年**大约可得 25% [的利润]，但是为此他必须按 46 先令 8 便士出售自己的小麦，等等。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能获得这样高的利润。”(前引书，第 107 页)

我们看到，大租地农场主当时是怎样通过使劳动者贫困化和剥夺小租地农民而富裕起来，**即积累起资本的**。从十四世纪末(或十五世纪初)至十六世纪，发生了**耕地变成牧场**的过程。英国法律的抵抗。在十七世纪，在伊丽莎白时期，以及从革命时期到 1697 年，小农和小租地农场主的数量又增加了，这部分地是由于谷物的生产得到了发展，部分地是由于工场手工业把自身的一部分准备工作(如纺纱)放到乡村去进行。

……^①工人的贫困化同“资本的积累”是齐头并进的，这一情

^① 此处手稿损坏。——编者注

况从普莱斯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

普莱斯说：¹⁵

培根在他的《文明与道德论文集》第 29 节中写道：

“亨利七世的法令是深思熟虑的和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建立了一定标准的农场和农舍，也就是说，为农场和农舍保持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样，它们就能提供相当富裕的、不是处于奴隶地位的臣民，并能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雇工手中。”^① 培根在他的亨利七世执政史中还说：“圈地这时(1489年)越来越经常了，结果把耕地变成少数牧人就照管的牧场。这使人民衰落…… 他们(国王和议会)采取措施来制止对公有地的灭绝人口的掠夺，来制止随之而来的灭绝人口的牧场的形成。法律规定，凡拥有 20 英亩或 20 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户，必须连同一定量的土地永远保持下去，这些土地应由这些农户耕种，决不允许脱离这些农户。这些农户必须通过上述措施保持下去，决不应沦为乞丐。”

在亨利八世时期，这一法令规定，凡将耕地变为牧场者，其一半耕地应予没收。(〔普莱斯〕前引书，第 156、157 页)

[XXIII—1407]②在亨利八世二十五年颁布的法令中谈到：

“很多租地和大畜群，特别是大羊群，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地租飞涨，耕地荒芜，教堂和房屋被毁，粮价猛涨，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为此法律规定，任何人都无权拥有两千只以上的羊并承租两块以上的租地。”¹⁶

在爱德华六世时期，为了穷人的利益曾提出一项关于恢复被毁的租地农民房屋、鼓励耕种土地和禁止大规模圈地的法律草案。1638 年，查理一世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监督伊丽莎白执政

① 此处和下面(至页底)的手稿损坏。——编者注

② 在第 XXIII 笔记本的封面上马克思亲手写有“1863 年 6 月”的字样。——编者注